

SHEN BIN

上海文庙与初代二次元

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刻，这一次轮到了上海的文庙。这两天朋友圈里刷起了一波对上海文庙的怀旧风。说是“文庙要拆”，其实只是对文庙周边实施改造，但是，过往意义上那个脏兮兮、热络络的充满着老城厢烟火气的文庙社区，的确不会再有了，一个曾经有过的廉价的二次元梦渐行渐远。

追忆的文案里，童年、游戏卡、漫画书、大头贴、七龙珠都是高频词，曾经的手办一条街、动漫一条街、卡片一条街，古早的“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”，似乎永远没有生意的上海旧书店，还有一家开了几十年的拉链修配店，还有文庙菜饭、婷婷奶茶、孔乙己饭店，这些奇奇怪怪的存在，根植在记忆的深处，而如今却要彻底改变了。经过改造之后，这里的坐标将被重新厘定，曾经熟悉又局促的老城厢的经脉被打开，失去的是童年的记忆。

文庙是上海人的文化地标，之前是旧书集市，再后来是图书批发市场，对80后、90后来说是二次元启蒙的地方。但是，文庙本来的意义是孔庙，是县学，是上海海上文化的根脉，也是改造之后最能发挥文化价值的地方。

拆和留，永远是争论的话题，就像老城厢的烟火气的背后，是逼仄的生存空间、邻里之间毫无隐私的生活，以及低端的消费场景。

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拆是必然的事情，也是文庙周边居民心之所向，特别是经历了今年上半年的疫情之后，老城厢居民改造意愿非常强烈。

回看一下上海文庙最近几十年的历史，其实就是一个不停打补丁的过程，一直处于缝缝补补的凑合当中，凑合着凑合着几代人就过去了。文庙在“文革”时期，藏书被毁，房子被占用，一直到80年代才逐步恢复。

记得1989年，我父亲第一次带我去文庙，边上那家“落实政策返还私房”的办公室，让我印象深刻；聚奎阁边上的池子（现在叫天光云影池）里密密麻麻地扭动着小鸭子游乐船；古庙里庑廊、大殿都是破破烂烂的临时摆设的书摊。

2000年之后文庙经过一次次改造，恢复了大成至先师圣殿的身份，明伦堂、藏书阁等旧制一一恢复，还原了文庙本初的模样。但是这反而映衬出文庙周围老平房、搭建房的落魄。文庙依然不能成为上海一个撑得起场面的旅游景点。

从一个喜欢上海历史的市民的角度来说，文庙就是将这座近代迅速崛起的城市与传统中国文化相连接的脐带，本应该发挥更好的地标作用。

这两天在西安旅游，这里以千年的大雁塔为核心打造的大唐不夜城，成为旧城改造的典范。其实早在20年前，大雁塔附近还是农村，曲江新区把这个地方打造成了美轮美奂光影之下的大唐盛世的镜像，成功地征服了年轻人；在城市开发上，它是成功的，让曾经2000块钱一平方米都爱理不理的地方，成为了西安的房价高地。

上海文庙改造之后，能不能用足、擦亮这张文化名片，把文庙地区从原来的廉价亲民打造成时尚高端？文庙能不能成为第二个武康路？这样的期待可能有些高，但是打造成东方明珠塔影之下的江南文脉传承缩影，还是有希望的。

“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”，我们看到熟悉的東西远去，总会伤感，既是伤感物，也是伤感自己流逝的岁月。那个爸爸带着我买下一整套《七龙珠》的文庙，那个和高中女同学一起拍下大头照的文庙，终究只存在于记忆当中，城市会更新，会向前。📍



沈彬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假装专家，低空观察

一个曾经有过的廉价的二次元梦渐行渐远。